

◎ 邱意恬

魚

散文組評審獎作品



邱意恬



作者簡介

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畢業
曾獲得第二十二屆金犢獎文案對白類銅獎
文學作品〈恰喀森林〉曾收錄進《九歌一百年度童話選》

得獎感言

我很喜歡看書，過去尤其擅長構想各種奇幻的荒誕故事，因此面對平實的生活題材就像與不熟悉的人攀談般，十分生疏，直到近幾年開始動筆寫作才發現描繪寫實的樂趣，目前我仍在探索中。過往的經歷被文字敲敲打打，壓縮再編織，放入架上整齊列好，這個過程實在很有意思，也使我不禁期待未來空白的日子又會如何到來。創作一事對我意義非凡，永遠令人振奮，生活因它而變得細緻，人生的高低起伏也因它而顯得有意義。感謝評審肯定，感謝使我開始接觸文學寫作的大學恩師，也謝謝給我靈感的一切微小事物。

魚

邱意恬

無論家搬過幾次，總有一個朝向北方的陽臺在冬日送來颼颼寒風。落地窗對面只剩大片藍黑，那片靜透的玻璃似一面沉沉的冰，將風阻擋在外頭卻隨寒氣恣意流動在地面的白磁磚上。

此時我們便明白又是曬一夜干的好時節了。

母親將洗淨的肉魚用鹽醃漬，再以清水洗去鹽巴。指間的紅繩輕巧地勾住魚鰓將魚掛在陽臺的枯檸檬樹上。一夜之後趁太陽剛起，晨光仍溫和時將魚收入室內，經過清水洗淨就可收回冰箱保存需要時再取出來烹調，這也就是我們口中的一夜干。由於家住高樓因此不用擔心車輛來往揚起的灰塵汙染，經整晚寒風吹拂拉提，魚身表面緊繃乾燥，薄薄的銀光萎縮成銀灰皺褶，將鮮美封存好似長者老皺面容裡那飽滿的人生歷練。

每當母親製作一夜干時我只跟在旁邊而不參與，幾次看下來總覺得醃魚步驟像某種淨身儀式。

經水澆淋，魚又恢復一些銀色的光澤，魚身有如海面波光，有如夜晚星芒，又好似一面剛落海底的鏡子，令人想起牠在海底裡游動的模樣，即使我未曾見過。枯萎的檸檬樹僅剩乾硬的樹枝與密麻的刺，枝幹細瘦，為爭取大樓中珍貴稀少的光而掙扎彎曲的褐色軀體，遠看如提著四隻魚的老嫗，黑夜之中實在不敢靠近。枝上的魚在風流中旋轉，如檸檬樹垂下銀葉在月光出雲時閃動細碎光輝。我隔著一扇紗窗玻璃門還不夠似的，決定躲在相隔五步處的矮櫃後面偷看牠們擺盪。最初覺得有趣，卻忽想起剛剛的海中想像，只好趕緊離開忘記牠們的存在，忘了自己的罪惡感。

魚對我，似乎是一種特殊的存在。我愛吃魚，也愛賞魚，但並不愛魚。如此要說究竟是愛或不愛只能形塑一些矛盾的解釋，優柔寡斷彷彿挑選伴侶，既不乾脆也不痛快，因此我只能將牠定義為「特殊的」。

有一陣子小學裡非常盛行養觀賞魚，校外商人在福利社旁擺張長桌就是孩子們下課必光顧的小天地。塑膠杯透明質薄，軟軟的杯身一捏就歪，清水在杯中搖搖晃晃與塑膠杯一起結成冷色的果凍，彷彿手中捧有一座冰涼的小湖。容器如此簡陋，用以販售小動物是否道德，僅小學中年級的我們對此仍難以分辨，我在長桌前左選右挑最後大致理出兩個最愛：紅繡球與非洲王子。我喜愛紅繡球的短巧靈活，朱紅均勻，在水蘊草間穿梭

真有如一顆紅繡球，人人目光都繫在牠身上。卻也只因太多人愛紅繡球，在最後一刻我放下杯子選擇拿走「非洲王子」。非洲王子不是常見的魚，自小我對美醜的分辨就十分明確固執，可惜這位王子並沒有長得特別好看。修長的魚身約兩公分長，顏色是少見的鮮黃色，背鰭和腹鰭皆呈現黑色，真像蓄有山羊鬍且長髮披背的男人。牠不似其他魚好奇、急躁，只沉靜地在杯底讓水草輕撫牠的背，優雅地撿起飼料絲毫不使水面有任何波盪，好像水中沒有牠的存在一樣。每每見他人手中捧著紅繡球，我還真想問自己為什麼選了非洲王子，最後整理出一個原因：是因這名字讓我對牠產生許多美麗想像。如果說紅繡球像是活潑淘氣的小丫頭，那我的非洲王子就像一個孤獨的老王子。全班沒有人跟我養一樣的魚，顯得我的魚更加獨特。我想再也沒有人像我對魚有這般想像，整天為牠編織許多虛無的故事，並相信牠或許曾經是一個人。

在臺南某個菜市場外有一間自營的小水族館，從外面看店內光線昏暗，各個水箱燈光紫白。其店門口是一缸巨大高聳的魚缸，濁綠暗沉的水包裹住兩條長達兩公尺的象魚。象魚肥碩寬大，扁小的頭顱與巨大的魚身形成古怪對比。微光灑落之處魚鱗沉著地發射詭譎銀金色，然而陰影下卻又接近純純的黑，在幾乎靜止的水中來回凹折牠們柔軟的骨骼。當時我大約五歲，暗水中兩條巨大陰險的魚在狹小空間內糾纏以致擊破玻璃的

想像令我至今對淡水魚仍畏懼三分。每當家中的小魚生病，我不免要到水族館買魚用驅蟲藥。水族館是個充滿危機的場所，前頭雖是小巧玲瓏的魚蝦和溫順的清流。但只要一走到後頭，小魚和珊瑚瞬間萎縮成蒼白的燈，所有熱帶幻想融化為一缸缸空想的綠水，自極冷紫光中各種極似象魚的淡水魚面向我。細碎泡沫間，牠們奇異光澤的鱗身有如濃濁河底中若隱若現，摩擦彼此滑溜的肌膚。不知何時向自己靠近，不知那鱗身主人之大，河底可怕與深海是可相比擬的。所有未知都是神祕富有魅力卻又恐怖的矛盾，可惜經過兒時的象魚震撼，河的神祕之於我似乎僅剩恐怖了。

每隔一段時間，當地殼搖撼趨於平靜甚至成為溫馴的搖籃時，我們便選擇將這股懼怕推到深處。生命不能總是惶恐，沒有力量抵抗未知於是以更多遺忘與歡笑包裹深處的恐懼。彷彿記憶中荒漠大地始終祥和，牛鹿本能地向更寬闊處奔馳，地表震盪不過如此。

前幾年的四川大地震同樣來得毫無預警，將人們辛苦耕耘的、搭建的、開墾的、經營的、構築的全都還給荒蕪。那時我們天天關注新聞，印入眼簾的盡是悲歡離合。生命之堅強，生命之脆弱僅僅一線之隔，肉體的磨難與意志的韌性在那土地崩解的世界反覆上演。當時有一位名為陳堅的罹難者，在被發現後救難人員不斷與他聊天保持精神，他

說自己剛結婚一年，太太剛懷了孩子不能沒有爸爸，然而最終在他被送去醫院前就過世了。這則新聞讓母親傷心很久，其他報導只大致記得，然而這位先生的名字與樣貌卻是深深地留在我們心中。

外婆家附近的菜市场外邊忽然出現一位新面孔。他的攤位很簡陋，僅一個小保麗龍箱上放著幾隻魚而已。他蹲坐在水泥地上蹣跚在箱子後，彷彿想將自己藏起來以免被龐大的市場吞沒。大聲叫賣的熱鬧聲似乎已將這個人的存在洗去，我們之所以注意到他並不是因他終於鼓起勇氣正視來往的主婦，而是他長得太像陳堅了。外婆跟母親接著的日子只要經過市場便記得跟他買魚支持他的生計，我想任誰都看得出那位先生的窮苦自卑，他總是垂頭低聲說話看起來是如此怯弱。人潮與自行車絡繹不絕接續在小魚攤面前經過，菜市场明亮吵雜的大攤位明顯地充滿不可抗的魅力。

偶爾賣好一點在他的箱子上會出現小塊的剝皮魚，但大部分都是平凡小魚貨。保麗龍上的小魚平躺著看起來有如那人的夥伴，伴隨他的窮苦席地而坐。通常在魚攤前我們容易覺得那些澎湃的魚類可憐，然而這個小魚攤的人和魚像是互相訴苦的朋友，當沒人光顧時他們便共享一種寂寞。

母親和外婆成為小魚攤的常客，那段時間我們餐桌上的魚一直是那幾種種類，瘦瘦

小小看起來十分令人同情。有時買魚可以看見他靦腆細微的笑容，安靜得快被吵雜聲掩蓋過去，但我清楚記得，至今還可感受到當時內心多麼快樂。後來忙於學業便很少再回去，某天偶然聽到他很久沒擺攤的消息，再過幾週才得知他因肝病已經過世了。

從此魚對我而言又產生新的情感。牠依然是特別的，無法令我喜愛也無法令我不喜愛，對於多重身分的牠我並不知該拿哪個的自己去面對，變化最大的一方從來就不是魚類。牠可以令我垂涎也可令我垂憐，時而交織恐懼與傷感的漣漪，亦或是在某個下午帶我遊歷無際想像而使我著迷不已，變化多端啊！但始終都是一齣獨角戲。不如說更像是 一種複雜人生體驗與繁複情感的承載體，我將某段時期的感性繫在牠的身上隨牠揚長而去，隨牠去擦拭老去的明鏡或許更沉入拾深海星骸，吞吐自由，化做萬千白花堆砌成浪尖上的碎沫。

失眠的夜晚銀光不經意地暈散，鱗片各自鑲有星光，我看見牠在靜流游返，帶著新的我回來。

〈魚〉評語

凌性傑

文學獎的遊戲規則裡，字數上限或許已經造成某種暗示，導致參賽散文總是容易寫得太多、太滿，試圖以龐大的訊息量去貼近字數上限。然而寫得太多、太雜反而讓缺點暴露無遺，少了令人深思低迴的情趣。〈魚〉這篇作品充分展現減法的奧妙，用最經濟的文字表達最深刻的情感，透過細節的描寫帶出個人觀察以及外在世界的變化。作者說他自己「愛吃魚、愛賞魚，但並不愛魚」，透過飲食與賞玩的片段回憶，連綴成一篇文章精彩而有深度的文章。篇章開頭，曬一夜干的情境呈現相當細膩動人。接著敘寫童年時養觀賞魚的經驗，暗示了成長中的孤獨與虛無。作者以輕盈的筆觸寫世事滄桑，曾經存在的終將消亡，跟魚有關的種種記憶不斷游返，同時也「帶著新的我回來」。這篇作品有一種冷靜節制的美，優雅，成熟且準確。